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羽庭集卷五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謄錄監生_臣劉 堦

欽定四庫全書

羽庭集卷五

元 劉仁本 撰

序

樂節婦詩序

定海邑浹港里樂氏女靜年二十歸為鄉人後海士族
戴德潤婦既六年生二女而德潤蚤世樂慟絕者幾既
治喪盡禮及葬之日欲身與柩俱窆其姻戚強持之不
得遂而止廼廬墓側日抱二孤女以號指天以誓治絲

泉以自給人不敢以非禮語及之者霜露晏如寡居二十有五載今齒五旬矣且能教其庶子從明師向學讀書不墜先緒有司上其事旌之鄉之為士者咸歌詩以美之徵言於天台劉仁本曰嗚呼夫婦人之於夫也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者以禮與義行乎其間也即不幸而夫死又有聖人為之法制存焉婦能守制而行則為賢矣豈必以同死為得哉且聖人曷嘗教人以夫亡而婦必死也亦曰未亡人而已今樂氏臨其穴欲以身殉情

則厚矣親戚止之而止其亦止乎禮義者止乎禮義而不謂之能守制可乎前史官程君稱其誦孝經小學書列女傳論語孟子皆通大義父兄有隱德若婦者誠有得於詩書之教父兄之訓乎余往歲見危太史傳婦叔樂壽孫妻哭得夫屍於海濤中葬之終身不改事嘗為賦詩何樂氏婦人之多賢也於是喜為之叙而又詩曰海岸愁生雲黯黯柏舟誓死淚漣漣夫今蚤世悲長往妾未亡人漫自憐二十五年幽夢隔一雙孤女夜燈前

樂家門表多賢婦一度題詩一悵然

送河南省員外郎梁子晉使還序

自海內驛騷國家用武先忠襄獻武王爰整義師奉辭
致討既覆賊巢于汴尋定燕趙齊魯時乃勇臣驍將智
謀多士赴功名之會者颺馳雲集有若河南行省員外
郎子晉梁君起身經學備文武才實佐戎行所以贊忠
襄集大勛者凡選徒調兵發縱指示與夫供給士馬之
需攻守備禦之略奉周旋明典則言無不中策無不行

數載之間三軍之政厥有賴焉乃至正二十有二年夏五月司徒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方公統舟師駐四明聞忠襄舉兵益都聲援相接遣使乘桴浮海致書幣于營道軍旅之情請期約之令以遂夾輔之謀比至則忠襄薨而令子太尉公襲職總戎矣使者莫告於總帷復白太尉太尉視諸館穀於禮特優于時益都未下山東未定議復報使實難其人既而曰莫子若也子晉舊為我先王倚重知我先王之心諗我先王之勞可以暴白于

四方者其子晉乎於是命之南行仍侑諸別使者泛舶而來其年冬十有一月至自海上見司徒公于分署司徒與之坐而問焉其答也如響其儀也可度於是先忠襄與今太尉之情孚暢于前而軍行之務師克之期刺刺唯諾間使乎使乎未幾益都之捷報至山東之能事畢君子謂子晉可與訂盟也矣信宿稍久而得以觀夫南越山川之控制水陸兵旅之聲容瞭然心目司徒復以江南事機閫庭謀略託諸子晉以復于太尉而俟其

報命之重來也子晉旋矣凡在餞席為詩歌以壯之謹
書鄙言于簡首

送中書兵部員外郎富察君使還序

朝廷以興兵討賊之事屬諸中書平章令忠襄獻武王
則為之開分部于外以贊武功曠古所無斯兵部郎官
富察伯貞氏所以列署行營也夫兵部者即古周禮大
司馬之職掌以九伐之法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今則兵
籍軍器鎮戍廐牧驛程通道郡邑圖志阻險危塞之事

悉隸之固宜其分天子六曹以佐王師矣至正二十又二年夏忠襄既定兩河南北復取山東駐兵益都而未下于時司徒江浙平章方公出師鄆海遣使贄禮往問兵政會王薨在殮使者既白事于王之嗣子太尉公已而將還太尉議報使且曰吾行在外所以致先王及我之情悃者吾有吾幕職梁子晉在焉夫欲致朝廷措置之宜與責任之重者非朝廷人不可也矧有如行兵部員外郎富察伯貞之賢足任使事乎宜遣之以達朝廷

責任先王及俾我襲職總戎之意伯貞與子晉遂並使
浮海而來既至左右專對唯諾惟謹使命之禮軍旅之
議交懽之情懌如也伯貞世惟金源氏貴族其先多忠
貞寅亮而伯貞雍容儀度進退可觀於戲自四方有事
吾聞奉使者多矣或將命或交際或集事期會率皆倉
皇膚略未有如伯貞之委曲周旋能盡所職也且盤桓
乎甌越台鄞之境於地理圖志山川形勢封疆限域軍
旅事機備有識焉可謂得皇華咨謀詢度之義矣今而

還復於太尉復於朝廷者又豈有扞格而假辭令之云乎哉伯貞請贈言輒書為之序

白沙聯句序

白沙聯句餞尚書貢公也公以至正十九年冬董漕事于南海道由錢塘經越絕浮鄞舶入閩廣門生故舊散處外方者凡若而人胥會尋盟鄞海上祖于白沙之澣酒闌情洽不能舍去因宿留舟楫間各出肺腑語聯句以餞別余觀聯句起于唐人自韓孟以文字締構或其

情辭之交暢或其才力之匹偶遞相磨淬鍛鍊險怪組
織瑰奇聯絡以成句錯雜以成篇世之人罕為之者顧
筆力有不贍耳至若會合之篇則昌黎南遷召還為國
子博士與孟郊張籍張徹四人者會于京師時作暌違
合并情歡辭洽不能自己今此白沙之集其揆一歟蓋
公以文章之胄世掌詞林延納四方士子故學者多出
其門離合攀戀之頃著乎情文之美有若此者公嘗自
信他日復遲予於東海之上握手道舊把酒臨風又見

吾黨交誼噫方今國家文章橐籥虛席以待公歸公且北還又安得不有如昌黎會合之作者乎余惜不與前時白沙之會尚想他日為都門之迎候也季章徐君以鏤本示余請叙故輒為之引言云

送浙東憲史陳道長考滿序

風紀之司用吏馭法必求諸儒故其額員叅以鄉貢進士及諸學校官之在選需次者蓋儒者持誠意正心之學舉而措之禮樂刑政皆光明正大之道有非刀筆鈎

距詬籥之所知也矧風紀為百司儀表亦有不善抨擊
糾治不少貸吏持三尺牘以較是非黜陟不有挾儒術
者濟以光明正大之道而獨任刻深文法又可乎憲掾
陳道長簡齋先生之胄規行矩步之儒蓋學守其家學
而廉則守其家法者也凡三歷學院正長而得嘉禾郡
博士皆以文學廉慎見稱故豸冠爭羅致之頃當離亂
又能集武事領義卒治城郭樓櫓以禦寇攝職司縣勾
稽出納積算絲縷芻粟以餉士馬厥功茂矣暨持憲牘

則盡用儒者術飭已治人皆申周公孔子之訓而著光明正大之道上官不敢視諸鴈鷺行屬吏服其麟趾騶虞之懿余佐分省來東浙屢接論於幕底甚加敬焉今書考奏滿將謁選于京故為祖道效古人贈言述其梗概表其實學以徵諸搢紳文獻當敕寧圖治之日政崇儒用士之秋庶幾信於朋友而獲乎上者吾見道長之登庸也必矣書為序

送楊敬修赴都序

京都集四方衣冠禮樂人物文獻之懿大而文武風雲
之際遇小而一善一藝之不遺故凡君子有志當世者
悉置身輦下以備采擢以利邦家暨登庸則不計位之
崇卑不擇時之利鈍不顧身之安危惟務行道以濟世
而已彼或事機有不合吾道不可行亦豈與世浮沉與
時升降而徒為齷齪以喪吾之抱負哉金陵楊敬修氏
江左文獻也尚志讀書氣岸逼人嘗遊京師出入天府
名重樞紳間禮樂衣冠文物之習日接乎耳目而議論

風生儀形表著至正十八年當天下多事會廷命臺臣
奉使經畧江南持循國家故典以寧救圖功選敬修掌
掾事時道途阨塞乘海舶而來駕風濤之險挾蕭曹之
牘分殿陛之憂于浙于閩于江左將周歷按治既而軍
旅政刑芻粟之計與向所預定者稍迂若罔攸濟然山
川形勢版圖內外人民土壤之宜則固瞭然識察于胸
中矣比使者返命敬修已先辭謝留諸四明日與大夫
士盤桓正言讜論激烈慷慨不能鬱鬱久居又浮海而

還凡所與交為歌詩張之來徵余言余因與之道時務
如今者兩河既收山東既復王師過淮醜孽不足殄也
須平定之後措置設施修明周官紀綱法度由宰相行
之亦在臺諫執議聞前經畧使者復居諫府凡所以救
寧之圖治安之策敬修往見顧不以前日所論者為江
南痛言之乎吾知其志氣之激揚勲業之立就也必矣
若夫旅進退取資班慮得失以為功名富貴地者吾不
敢為敬修發焉

河朔訪古記序

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果囉羅氏納新易之自其先世徙居鄴越則既為南方之學者矣而其遠遊壯志常落落于懷將以馳騁也乃至正五年挈行李出浙度淮遡大河而濟歷齊魯陳蔡晉魏燕趙之墟弔古山川城郭丘陵宮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獻陳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戰爭疆場更變者或得于圖經地志或聞諸故老舊家流風遺俗一皆考訂夜還旅邸筆之於書又以其感觸

興懷慷慨激烈成詩歌者繼之總而名曰河朔訪古記
凡一十六卷其博雅哉徵序於搢紳先生若許安陽黃
金華危臨川余武威諸公者論說盡矣復以示余余南
產也於河朔古今巨蹟曾未之見間有所聞而又未為
之得不敢妄有指摘然獨愛其於人京都國家之典禮
官署城池廟廷祭享朝班鹵簿聖德臣功文武士庶一
代威儀制作尤加詳備非惟後日可應史氏採摭將百
世損益殆有所據焉於戲吾諗其游覽之時乃歸之日

黃河南北已有賈魯畚鍤之擾而民俗稍為搔動矣然其所載則皆追述盛時之事不以少變而廢也昔太史公周游天下歷覽名山大川紬金匱石室之藏故其文章雄深奇偉今觀易之之作庶幾有焉其膺館閣之召而為史官也不亦宜乎至正二十有三禩昭陽單闕之歲黉賓節日奉直大夫溫州路總管管內勸農防禦事天台劉仁本序

送吳仲明赴廣東帥閫經歷序

廣海在南服萬里為天子外府聯屬島夷聚落作大藩
鎮賈舶所輳象犀珍珠翡翠玳瑁委積如山人罔市利
則商民雜處故禮讓之風少而趨競之日滋我朝置帥
閩甸宣得人則易治而樂被聲教之中在承平時選任
之法以道遠人難朝廷率遣官往授若職更相為治有
人民焉有軍旅焉政事無大小悉綜于大府受約束奉
期會故大府之任為難宣帥而下為幕職幕職之長為
經歷則經歷者承上接下咽喉管轄視諸職為尤難也

矧今多故山海弗靖水陸之運閉澁不通間有竊發人
民軍旅為之煩擾聲教或梗耳目弗周遣官往授之法
不行則朝廷署吏又斷斷乎難於得人也已今大梁吳
君仲明奉命出為帥閫經歷諗得人矣仲明讀書尚義
當荆襄有變嘗為海北帥閫從事以勞受賞秩後來江
浙丞相開府承制遣諭平江既集事署為富州貳守需
次僑諸四明余在戎馬間識其為人聰明俊爽議論多
合時宜而今司徒平章方公尤所愛重將航海以赴廣

東任凡所與游者作為歌詩且來徵序於戲仲明年甚
茂學甚充數十年間歷練事機從容政務有不待言而
諭其人于人民軍旅蓋所優為而象犀寶貨力役之征
亦在所不論矣入其境幸為問貪泉之酌近有如君家
隱之者否乎又復有如區冊輩能過海而來談詩書仁
義者否乎明年風舶南來庶幾有以教我乎書為序

平益都詩序

國家承平將百年寬以御衆仁以行法文恬武熙弛張

之道息而姦宄惕玩之心生循至寇亂蜂起毒害生靈
民物墊溺天實厭之下有文武長材間氣所鍾為國佐
命撥亂反正膺任大事上下豪傑匡扶社稷者不足以
成不世之伐功故忠襄獻武王始由義起欽承天子明
命錫之節鉞握爾重兵二三年間奉辭攻討有征無戰
招降受疑從宜制勝首取汴梁定兩河南址繼下山東
連百十城獨益都負固不悛元惡大憝逋逃逆命顧乃
待以至仁示以不殺遲以歲月俟其順化自拔來歸孰

謂田豐王士成蠡茲醜類既已送降蔑視恩威怙終復
叛出諸不意倉卒間王薨于外宵旰憂天人齊怒憤
生遐邇既而王之令子今太尉中書平章詹事樞密公
縑墨從事偏裨用命戍卒齊呼同心戮力復君父讎廷
議褒崇舉行盛禮仍獎世勲命公襲爵總戎不數月間
遂平益都田豐士成梟首碎屍齧醢以馘餘寇滅或
割裂以徇或檻送京師弔其人民宥其誅誤散其積聚
賑恤賚功於是人咸曰忠襄有後惟西平之有子矣嗚

呼天之祐人主也當大運否塞得一賢將足以安邦定國固為難矣而況於兩賢繼出聯蟬接武惟忠與孝萃于一門而又英雄豪傑智勇相成同功共濟豈偶然哉昔周室中興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而下又有如召虎之平淮夷方叔之伐荆蠻者焉故宣王能興衰撥亂復文武之境土定東州之大業今而元戎世勲重臣宿將不使甫申叔虎專美于前則夫淮寇既定四夷畢來而大江東西湖湘南北為不

足以當俘馘矣抑聞公尊儒重道樂取諸人以為善凡
疏附奔走先後禦侮者卒用忠襄所培植與夫廟算成
策皆謙讓不遑必曰某之謀某之功而不自有焉偉哉
甚矣宜其克集大勲也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
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公之謂歟先是公
嘗遣官浮海東來報司徒方公之使及茲言旋鄞人引
領壺漿迎望王師之至者作為詩歌因之以獻且來命
序余不敏輒為綜其端云至正癸卯之歲二月望日天

台劉仁本序

送浙西憲府譯史徐子信序

世皇既握符啟運尚文華之治廼命國師帕克斯巴創為國字以著一代之令典所貴乎別號令新耳目而達四方之音譯也上則王言制命綸綍渙汗符章篆刻下而官府案牘之防閑絲縷斗升之出入政刑兵戎之調發悉用其字書以著標目稽考焉故為之建學官俾天下人人習之以備選試然於習學中而精者為難得四明

徐子信氏英年妙質讀書有聲以南方之士而能紬繹其辭語馳騁其字書受辟浙西憲府為譯文書史凡時之廉問史者愛其文華資其唯諾而又雍容和緩禮貌盎然見者莫不歎美至正二十三年夏奉檄過浙東而伯氏子仁又為浙東憲史治在其鄉昆季聯蟬金玉輝映鄉人榮之惜其旋也為歌詩以餞問序於仁本夫君子之觀人當夷考其行而後視其才猷自余來四明於人之言行才識多所臧否而子信久行在外不得與有

知焉然嘗聞其居家孝於親而恭於兄弟怡怡上堂
奉滫瀡歡然悅懌及為吏而能廉介慎恃安於其分得
祿雖薄悉為親壽人無間言此其孝悌之行卓然可敬
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余
又嘗見其賦詩俊楚染翰清新信多才多藝者惜位未
足充其學耳功業勲名深有望於後日焉始為之序

虞江宴別詩序

至正二十有一年秋九月有旨以中憲大夫祕書卿召

前戶部尚書貢師泰還時尚書奉使出閩廣規治漕粟
曠日已久蓋上方宵旰簡文武僚圖理中外思得儒臣
掌祕府事故有是命值閩有難稍阻未克進越明年七
月始發行次四明將浮海以達會丞相開府更欲得公
參決大政遣吏候察邂逅之公曰禮君命召不俟駕吾
行已遲矧重違乎然丞相以便宜從事掌持方面進退
百官義不得不往謁乃別具舟取道餘姚江上往抵錢
塘凡在門生故舊合鄞越士咸樂公至叙間闊接慇懃

語孚情洽不能舍去遂扳戀出百里外泊虞公小港憩
永樂僧坊酌醴為餞或有進於公曰昔公居館閣與遷
外任率罄誠盡職暨登戶部為國治賦遭時艱經營漕
事奔走風濤瘴疹不知疲勞似非所宜今歸領祕閣圖
書東觀清淨無事乃得閒暇優游安佚養性一何幸也
請為公慶余曰不然祕書天子御府也公實宿儒耆德
世掌絲綸為國老成祕府所儲上而天文日月星宿之
占步推術數之驗古今帝王紀錄禮樂律歷政刑所起

與夫寶謨大訓丹書誓冊河洛圖書皇極疇範識緯靈
瑞禎祥災異之符下而地理典籍版圖刻志山河民社
華夷疆域職方所掌經畫沿革金匱石室之藏牙籤錦
軸朱墨校讎世運通塞之所係簡閱奏進政有資於今
日之治道所以備顧問徹清覽動聖聽執持縷析箴規
辨說於上前者非公能之而誰歟而謂公可於此暇逸
自安歟必如若言非所以處公也又豈國家所以責任
之意哉維是援天祿石渠之典據瀛洲羣玉之府遡奎

躔東壁之輝穆穆迓衡以近天子之光者公志也亦衆所屬望於公也公應之曰諾某雖老矣敢不思所報稱於是驩然相與劇飲取前人詩為韻各出情思分賦得二十篇篇十二句哀為宴別之什仍引鄙言以冠諸篇端為叙是月望日天台劉仁本書

樵吟藁序

鄭之佳山水萃于東湖人物多秀拔雋偉在唐宋時達宦顯仕冠蓋相望尤盛于宋季更化以來率隱德弗耀

然猶事詩書以淑其身以及其後學子弟地有書院一區祀徽國文公而缺主領余嘗為屈編修馬君易之攝行祠事其鄉之負重望者為高先生岳蓋宋武烈王瓊之裔美髯秀目儀觀丰采有若神仙一日易之持其詩數百首詣余曰此吾師也蚤年嘗假館授讀同業者多擢科躋仕師今老矣年踰八袞尚能書鍾王小楷以授學徒積所作成帙命求子叙余觀其賦善鋪綴五言敷腴而實七言質而不靡長句悠揚潔瑩無事彫琢皆有

唐宋風度富哉言乎然易之以善詩得譽足可傳世所得者果領悟于先王之授受果馳騁于先生之軌轍則當推而獎之以尊所聞行所學顧乃有請于鄙陋以發揮其蘊何哉嗚呼冰生于水青出于藍固有不得置擬議形容于其間者然亦豈鄙原所論登山采玉而謂不如海之深入海探珠而謂不如山之高耶毋恠乎徵序于余也易之起謝曰有以夫遂書以遺之庶幾有信于來者故序

送韓致用之福建謁先廟序

至正二十又二年余拜永嘉郡守之命及祇事大懼學
官廢弛人材散逸干戈暴橫俎豆弗修青青子衿挑達
城闕坐舉比者率藉威武以進而章甫縫掖塵氛蓬蘼
實有憂之既而廷署會稽韓君致用來為博士君故宋
魏國忠獻王十世孫也詩禮成家讀書有志且能辭章
又多內交海內文士為搢紳先生王公大人所愛重今
典郡庠克膺教事而余何有前日之憂矣方與之上下

議論商略古今收拾人材以備作養則余與爾其殆庶
幾未間忽請曰永嘉去閩為甚邇溫陵與建安二郡有
吾忠獻王與中書令公廟在焉蓋忠獻實生於令公守
溫陵時令公有惠政人德之後以諫議大夫召還道建
而卒於建陽驛以故溫今有祠宇暨忠獻秉國鈞澤及
南服溫陵人謂其毓秀之地又并祠之後有從孫徽猷
直閣似齋大理主簿詢齋二公俱受道學於建延諸先
生歿亦得從祀于學廟凡此者皆吾先之懿今將展謁

祠下行有日矣敢請以言於戲宋之衣冠文獻自渡江
以來南北播越道里懸隔陵谷變遷松楸蕪穢蓋有不
能省其丘墓者矣然而子孫欲致其愴焉愴焉之思盡
夫雨露雪霜之情獨以仕宦江南惠澤在民民懷弗忘
祠而祝之者在焉或因之可得而追慕也余往試吏南
閩時嘗讀梁公克家劉公克莊所述韓中令忠獻二祠
記并見其石刻遺像起敬起慕而弗果進登乎堂至今
為歛則於君之往寧不有盡然於中乎竊聞忠獻王當

宋盛時兩朝顧命三世元臣出將入相德業勲烈著在
簡冊然麾節所至如西京京兆秦鳳太原真定維揚定
武相台皆有祠廟或于學于鄉于社于佛寺于道觀一
一具瞻而畫錦醉白二堂及瑩阡之在相者尤為表著
其間歲月頽謝風雨震圯或罹世變而文翰詞章光儀
典刑落落不泯頽然可考彼泉南遺迹特一二耳子歸
而求之秦趙晉魏之間不既多乎又聞嚮者子之曾叔
祖立道先生及子之兄致寧君皆嘗一往安陽省謁先

瑩見諸父老子弟靡不涕洟咸謂其崇德象賢文獻足徵搢紳至今譽之矧子之才之美溫然儒雅可繩其祖武哉九原可作孝孫有慶子之勗之母陋余言

說叟叙

說叟者括人王宗海氏也樂易和平為鄉善士見而無不說之者謂其長老故稱之為說叟云浙省左轄番禺周君伯溫篆其扁來徵辭天台劉仁本曰說喜意也凡樂皆由說而後得說在心樂在外自非得真樂者不足

以為說也。叟平昔在子孝在兄友在朋友信在吏寬而廉在學勤而實其事上也敬其使下也慈其為人謀也忠樂善不倦見義必為雖橫逆之來遣排以理無愠色怒意不忤不求不願乎外若此者則足自悅於心矣。既飽歷世故即暮年倦於俯仰逢迎乃謀菟裘置身閒暇優游里閭逸樂林泉怡顏豫色以與山翁野老几杖杯盃或吟詩或歌嘯子弟陪從殆牧兒髻豎亦或相與徜徉其間暢然自得豈不真樂哉。號之說叟也固宜又克

教子子名時為壺金子者敢慙慎厚讀書能文章今省
檄署為學校官嘗與內交因觀諸橋梓而可信焉雖然
易兌之彖曰兌說也剛中柔外說以利貞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此王公
大人之事吾不得為叟言之孔子云君子易事而難說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說之雖不以道
說也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人之分請以為叟語惟叟
其審擇諸至正癸卯閏月立夏日書為叙

送謝玉成都事進表序

朝觀巡狩之禮作而天子之適諸侯諸侯之朝天子率用符瑞以合信所以辨上下別誠偽也自符瑞之禮既輟而凡上之有事于下者必遣使下之報其上者必表疏以達其情漢唐因之迨今而不可改也其在外服重譯以來職奉持者驛騎以進是故歲時朝貢會同慶成皆稱賀而頒號賜爵大賚錫予皆稱謝焉上下之分以定君臣之禮以明誠敬之道以著遠近之情以達其盛

典也國家承平有年廼者中原不清亦惟二三大臣出
居外輔蕃宣屏翰而朝貢會同賜賚褒嘉之禮未嘗少
置至正二十一年秋九月上進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臣國珍爵司徒并賜署字玉璞惟司徒為古掌教之
官而賜玉則古者錫瑞之義命既下司徒百拜舞蹈對
揚王休北面而稱萬歲者三即又熏沐浣滌名諸籤史
述為進謝表章一朱墨校讎精潔函匭鞠躬百拜稽首
遙瞻天陛激切屏營偃而言曰臣國珍不避鈇鉞昧死

謹遣本省都事臣玉成百拜上遂以表授玉成玉成謹
再拜受兢兢業業航海以進時則本謹告于使者玉成
曰聖天子神武明睿念東南藩輔勲勞賜之爵賜之玉
德至渥也藩輔之臣夙夜是遑慄慄危懼不敢暇逸以
辱天子賜惟是君臣之懿上下之情萬里之外邊鄙之
謀惟一介使者之命是肅可不敬歟可不慎歟矧玉成
出自詩書之裔禮義之門莊以莅官而選以充使顧不
偉哉將見九重闔闔俞音之下而皇皇者華歸有榮矣

王成曰敬受教請書簡以遺某于是乎叙

送江淞行省檢校官章君彥復序

國朝署檢校官為省屬者誠以檢詳法度飭勵紀綱且
匡翼宰輔大臣所不逮也資班僅七品而關繫甚重視
御史特少黜陟之柄耳凡選舉期會錢穀絲縷刑名賦
役軍旅大小庶務悉從糾正執朱墨較是非以與宰相
爭利害則儉者正繆者繩過者抑之稽滯者董之顛倒
錯亂者釐而治之檢校之職斯盡矣今家國多故兵革

四出所急者餽餉糧儲以足師旅軍國之用餘則振紀
綱明法度肅官府之政令以挈人心而已鄱陽章彥復
氏儒林之翹楚者也舊為浙省掾持史牘多所規畧至
正二十有二年春奉命駕海舶督糧運蹈鯨鯢險阻出
沒風濤萬里趨京為國家廣儲蓄值倭夷寇海能挾弓
矢力却無虞奏功庾氏於是宰臣稱善獲進于上上嘉
之視其人則端恪謹愿足任使令遂授以檢校官遣還
諸省靖共迺職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其君之謂歟

始君來四明登舟時余嘗領文武士祖張之固期其能
陟巨鼇拜閭闔九重不避鉞鉞獻納殿陛以攄東南民
物之疾以竭尺天寸土之忠矣今而果然得賞爵以歸
且俾盡振明紀綱法度之職抑何余言之驗也故為之
悅懌再率能詩者歌以送之庶幾所以匡翼大臣輔成
方面者君其勉乎哉

錢長信寺經歷曹德輔序

自中原亂起滋蔓淮浙轍環既梗郵傳尼而不行凡京

師信史下江南者率由海上浮桴以達若徵漕運若責
賞貢若治兵戎若親謀方面若咨詢於宥密若將命於
相府若持大賚以賞邊勲動則駢肩接踵悉會於鄞轉
而他之求其敏事識機溫恭謹恪介然不辱命者間得
一二人焉若長信寺經歷曹君其一也君以至正十九
年冬奉命來趣漕粟并頒上所優江浙分省平章方公
異數既宣布旨意俾治舟轉粟未幾丁內艱衰經苦塊
於松江之僑舍蓋母夫人避地所也有若尚書伯公曹

公二人者又各以漕事至越明年夏得粟若干石轉輸
於海舶省臣謂始曹君之來也有王命焉爾雖在制中
敢不共効力乎當起之以相與從事乃檄再三義不得
辭時余亦在奔走列見君蓬纍慘戚舍於炎風烈日之
下君復還居喪次讀禮足不出戶暨今免服從吉將復
命於廷浙之父老與舊嘗所與遊者惜其去不忍別來
徵余言為餞余曰士大夫行己立身惟忠與孝而已昔
端木賜問士於孔子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為對又以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為士之次夫事君盡職謂之忠事親盡禮謂之孝曹君使出而遭母之喪泣血三年極哀戚之情於亂離之頃又能勤勞使事以復王命忠孝之道蓋兩得矣視彼匍匐而至冒黥以還與夫低顏屈意從諛佞苟且以成事者不可同日而語余舊聞君居維揚讀書仗義敬賢尚德能延納四方士類故南北往來多譽之後辟丞相掾出入政府又優於吏牘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遂因其行樂道其善書以勸於後之來

者至正二十二年春三月上泮天台劉仁本序

餞定海縣尹汪以敬詩序

定海邑當鄞海口東接三韓倭夷島嶼南通閩廣番舶
商賈之往來編氓竈丁衣食雜居自昔為重鎮人慣風
濤從事舟楫逐漁鹽什一微利少知禮讓詩書之教田
多鹵下而劣耕非惰農斂獲常嗇不足民于庸功非所
習則棄本逐末者衆非其才之罪亦風氣地勢使然爾
在承平時撫字者猶曰難其任矧擾攘之餘瘡痍尚未

易以甦而強梗者復怙其驕烈氣燄從而熏灼之由是
善類不得以自植而惡者日益暴矣至正十九年省垣
分署鄞郡念其民之痼瘵知進士馬君元德之賢擢尹
茲邑馭若衆寬若賦理若事不抑以苛細不畏彼強禦
馴而擾之三年而政成政成而陞為奉化州牧則繼馬
君後者斷斷乎難其人矣惟是省府復遴擇因得浙東
帥閩都事汪君以敬代之君睦人也習儒書而敏于吏
事舊嘗宰其鄉邑有政聲又能輯古訓格言著山居四

要教其民利用厚生飲食起居以自全及為帥屬攝職
委積會計出內間雖毫末謹飭不妄今而往為定海邑
則視其俗少禮讓必能教以詩書視其土田之瘠必能
薄其賦斂而又剛不吐柔不茹則視前令尹馬尹之政
為何有君行矣鄞士率為詩歌以張之來徵叙不得辭
故為之言然至正二十二年夏五天台劉仁本叙

餞將作院使曲有誠公序

至正十有四年淮海漕粟不繼進於京庾廟堂有憂之

廼今將作院使曲公任兵部郎中以明年三月奉制署海道防禦官于東浙事具親率其徒旅護漕舶千餘艘轉粟數百萬斛以歸上嘉獎之陟公侍郎而畀防禦為萬夫長錫虎符章篆尋以海道漕事盡付之後遂至領節鉞開藩閩原其始之經營調發措置規度一皆出自公胸臆時中原殘廢已甚禍延兩浙雖丞相擁大兵制以便宜從事徵戰艦舟師犄角控扼則亦未能降屈由是漕運數年不輟且就桴筏為驛傳者惟公開海道防

禦故以誠心結知之力也二十年公復自吏部尚書持
憲節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蓋廷論以公先平
章公舊嘗居此官惠澤在民久而弗忘又海邦日益慕
嚮故有是命公既浮海而至道出四明詣藩閫相慰勞
懇勛勛不翅如前日及視事耆老皆感嘆想見先公丰
儀令德至有泣下者以故民心悅之士卒畏之官若吏
憚之丞相開府愛而敬之期月而庶務稍復諸舊簡在
帝心二十一年秋有旨以今職召公且命就董海漕還

實由公能威輯舟師而敏于事機也予嘗以公之進止
卜事機之會五六年一再往來于兩浙海道以通境土
以奠邊政以和軍民以睦方面以寧東南之事思過半
矣今而趨覲將廟堂之上萬幾之理天下四海之計大
有所倚重歟公去矣海濱隱恤孰為庶問嚮之誠心結
知者孰為惠迪苟去矣而利於邦家則殿陛之咨詢可
否之獻替寧獨無一語一言及于此乎矧今懷徠江右
事將就緒又寧無奇謀駿策足為東南計乎即東南之

望于公者有素而攀戀之情轍轅之下不能自已故特
推鄙信以進于公惟公其諒納之敢請至正二十二年
春三月上澣天台劉仁本序

西溪湖題詠序

西溪湖當虞邑之西南鄙環堤以里計之蓋四十有五
焉水利之奪於豪者既復田賦之輕重徧負者既適均
溝塍壩閘與夫矩度之防範者既周以密余嘗為紀泳
澤亭以著民情之忻懌不忘矣乃至正二十有二年春

正月其鄉老有章志安率若干人持繪帙踵門而告曰
西溪湖之利病殆將百年弗治今一旦得參政方公檄
韓伊上下詢謀悉心匡濟俾吾農民利其利而樂其樂
誠有如子記言春而耕歌於斯秋而斂歌於斯者不徒
曰感嘆而已蓋即吾溪湖勝景有八馬昔放翁陸先生
嘗標題之今將極其想像擬諸形容協諸情辭見諸謳
詠使有引考猶覩河洛而思禹功也敢請序諸卷首按
圖湖之東有長者山山麓新作祠堂旁為泳澤亭仙人

魏伯陽金壘丹井在山後湖光晴嵐氤氲繆轡相為盪
摩然以水之朝會於此築版閘時其溜洩西陲則瑞山
屏遏回巒疊嶽當夕曛返照蔚乎紫翠稍南為周岳雄
踞若獅子狀秋月揚輝倒影浮光湧躍金壁又南則坤
峯特出嚴冬積雪圭璋交炫融入湖間澤瑩潭潔自西
而北匯塘巨浸水源春發揚波激浪散入溝塍以灌以
溉鳧鷖之翔集鱗鱗之游泳藻荇蒲菰箬箬旆旆又防
其淫溢更別為石閘以限之而湖心二培塿委曲蛇蜒

斷隄連橋烟柳濯濯春和可掬凡此者四時之景不同而皆足為湖之助也至若樵唱咿鳴牛羊蒸薪出沒乎雙溪之上漁歌欵乃鳴榔往來于任剡兩徑十二里塘之潄其樂概無盡也噫往者湖墮為窳而民受其害茲當擾攘艱阻之際而能披蒙薶蠹均田薄斂克集庸功先憂其憂而樂其樂特貽永久若然者人人所喜聞而飫道故嘉其請而為之述且以勵於後之長牧焉童氏家業儒七世居溪湖上蓋始終湖事而孚信於其鄉人

者也

送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

鄞為東浙甲郡馭二州四縣之衆於今為難治者在縣
惟定海而州則奉化是也兩地界乎山海犬牙錯入遭
時艱虞民與兵雜處驍獷之徒樂占赤籍得逞暴橫以
凌轢蹂躪為事善類無所容則負逃深匿山谷而居斥
鹵者悉為馬御海豎怙勢挾威叱咤呵殿孩視州邑而
託為侮禦奔走求能安田里出粟縷以事其上者蓋亦

寡矣朝廷重守令必選得若人而往撫治之於奉化得李侯元中為守於定海馬侯元德為令馬侯世居燕山登進士第嘗辟江南御史臺掾耿介廉慎學道愛人故得選為定海其始至也民疑之侯能抑強扶弱鋤梗擿姦均而征徭寬而賦斂周恤其隱事有牽制即躬白于省故行不得弛而止不得昵一年而民信之又一年而民頌之三年而民惟恐其去則日赴訴而願留之乃今年春會宥府以幕職辟舉李侯州之為庶為士為農者

從其父老趨詣省署曰吾州昔軫凋敝李侯甦之而未
盡復侯今往矣將孰為守願得如馬定海者庶其撫我
母俾我讎於是省議舉馬侯往攝者從民欲也嗚呼古
之賢哲不擇地而仕能與時而行民吾民也事吾事也
盡心焉而已故有政績之著如龔遂治渤海化佩刀劍
者賣而買犢鄧攸為吳郡去日百姓數千人依舟不欲
返二君之事著在簡冊吾今於馬侯見之矣且定海去
奉化僅百里餘民相若也俗相近也土田賦斂相高下

也絲縷力役之征無甚相遠也矧侯之善政聲聞又先入於民也即其治定海者治奉化將不必三載而功成考最其所書者殆又不徒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而已若曰吾治已足吾譽已彰而或怠於宦成者非吾所敢知也大夫士為歌詩且餞者若干人推余綜辭輒書諸卷右云至正二十有二年夏天台劉仁本序

送戶部尚書徹公通理趣漕回京序

經國之制莫漕運為重自漢唐以來暨于我朝雖損益

時宜實未有如今海舶之便利捷徑也故歲當漕東南粟粒以實京師初由河渠轉達頗涉煩勞既而即河入江遂巡淺海為程稍易尋又訪得捷法駕大艘入洪濤巨浪度青黑二海水占春夏風候浹日間可逕達京庾於是海道之便利雖罹變故而不可改也然而上供之數始於六七萬石漸加數十萬至甚贏羨三百五十萬而止亦惟驗歲豐歉及約州縣委積因為制其多寡未嘗取必於定數倍蓰什百千萬也計其均科傍賦而

吳地郡縣實當十之七八故又摠括其事於平江會府
俾官若吏監臨之著為定制積有年矣邇者淮夷難興
海島竊發漕運廢閣者四載朝廷既行宥典懷徠稍復
乃至正十九年秋遣尚書來治漕事顧痼瘵未盡甦止
三十分取一以一十一萬石進示開端肇始不迫而足
也越明年尚書王公又至得粟一十三萬石竒視前則
寔益矣二十一年秋九月有旨賦粟百萬石於平江以
戶部尚書徹公將命公以科第起身光明雋偉頽然特

達將不辱命既至即頌命及賜而太尉方且以士馬供
億辭不能如數公正色抗言議論不阿力折不撓取必
於足憤激莫渝太尉嚴憚瘖無荅語乃懇切於丞相以
便宜從事得與尚書謝罪惟是丞相俯於調伏周旋曲
折祈辭瀝命請姑進止如前年之數且伺後期輸償所
負遂以粟三十萬石奇登於海舶行將北上衆徵言為
餞余曰尚書古之納言為王喉舌出納王命職在機密
未始輕以使是也今貢賦錢穀絲縷稽會悉隸戶部由

是國漕運出審得理矣然較所輸所得之毫末不翅太倉稊米耳一介下士遣之可也矧彼尚書是瀆哉矧今所輸所得迄無少益於前事時則彼自規為常數已即明年有征雖片檄可集政又不必一介下士之遣也諉諸相府足矣苟中原既定外版咸歸百萬王師破竹南下彼將匍匐奔命之不暇陳紅積腐又詎得自私連檣大艦亦不待我之責貢區區軍國鄙論誠有望出於此故因衆言及之尚幸告於執事者至正二十二年仲夏

天台劉仁本序

送戶部侍郎韓君汝舟督漕還京序

飛輓之法起於秦轉負海郡縣以輸河北厥惟艱矣漢都關中用婁敬議定河渭漕輓足以東制諸侯法稍加密故常漕粟東南餉給京都其始之用儉僅二十萬石而有餘迨久事弊益之數百萬而不足涉艱越阻所得不償率用斗錢以運斗粟雖甚勞煩而不可廢更歷世代而不可改劉晏於江淮作大艘艘輓千石者四百可

致粟四十萬即淮舟不可以涉汴汴不可以河河又不
可以渭乃各自便其操舟委折動經歲年新故連續以
達固未聞有海道捷急之法也咸通間因戍嶺南行營
廣州浙人陳蟠石始言海道饋餉自浙而閩可一月而
至彼或宜之足免湖湘沂運之艱耳又未聞有涉大海
而遠致南北者也惟我國家經營漕事始亦河運頗間
關勞役不數年而轉致諸鉅海有自來矣計大江以南
治萬斛之艘涉千仞之淵歷青黑二水波濤掀簸幽怪

叵測凡執役集事之吏與夫篙師舟子揚颿振拖魚龍
鼓舞出沒瞬息南薰迅駛無旬日半月間達諸京庾蓋
竣事於春夏之交而返櫂於季秋之候用力寡約而成
效居多較諸難易萬萬懸絕偉哉盛矣頃以盜發汝潁
陸途梗塞淮浙島嶼亦或震驚漕運幾廢輟而尋復者
將又三載至正二十有一年秋九月廷命戶部侍郎韓
楫趣官舶於鄞以轉漕又更別命官董粟百萬石於吳
中期以明年春抵京師惟君以濟川之才器而又溫其

如玉動止威儀栗然可度山君海王靡不敬畏故度用
舶艘若干悉如其數聯檣鼓櫂罔敢或怠及抵吳而粟
則僅得一十三萬石有奇耳君曰噫嘻舟師之不戒則
維我之愆彼粟粒之不齊我實非所咎吾竭吾力挾吾
舟以濟肅將唯謹而已遂登於舶亟程以進揖別而去
諸君出而祖諸海上盼睽之間奮迅風雲低回河漢拜
閭闔九重而能吐鯁據忠盡東南民物之隱豈謂在斗
斛之末有足云者哉屬余叙言於是乎書

筆海集序

鄉郡學錄孟君長文既沒七年子士穎袖其平昔文藁
徵序且曰先子篤志學業作為文辭積有年矣多散落
他處穎不才所錄者雖不全將鋟梓以行願有發揮余
少時讀書城府侍古堂陳先生坐不習舉子業不及識
鄉有孟君能文章既長出為閩海吏又不得與孟君游
今而安得議論其間然觀諸墓誌曰凡所著論序碑銘
詩歌若干卷名筆海藏于家及諦觀文藁則藻麗如詞

賦典實如記序整飭如碑銘皆文字從容義理明暢援經析傳足以掇科取進而卒不遂何耶蓋士之窮達通塞命也然行業假文章以傳終不可泯者君子不謂命焉而既沒之後厥子能讀父書克紹箕裘栝棖手澤之存於此藁見矣又況於文字之可傳乎君黃巖邑人生而悟發頗然俊偉有志欲以文行振拔起家是以徙居郡城得在學校作養造就者四十年上馬州牧侯伯來往遊宦之子弟下焉凡民之俊秀與及門講授者衆故

文字散落他處居多此編特其一二耳寧有不傳也哉
至正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同邑劉仁本序

送台州儒學教授陳子章之任序

始余讀書郡庠主外家王氏郡之錄事判官陳君謹之
時來謁見外大父公溫恭端確持禮甚嚴及退請其故
大父曰是郡前別駕鄉先生勿庵公令子也今藉蔭補
此官以先公與我宿交篤不忘遺命父交子往之義故
時來相慰勞余曰見今鄉之人得為鄉長吏鮮不負其

矜莊而誇侈於其鄉者詎肯低屈下意時見鄉人之父兄長老語言而盡古人桑梓之恭乎今覩若人私竊敬而慕之因問其家世大父又曰昔勿庵先生嘗進大一統賦以文字受知世皇即命出使海外萬里夷國來歸遂入掌帝制代天子言後有姦臣構誣謂翰林太常兩院議順廟成廟謚號弗稱擠之將加譴諸學士員公獨神色不變長跪奏曰周有成王漢有順帝皆為時賢君議謚者何非上大悅即抵罪而賚公及諸學士又嘗被

顧問多所稱旨嘉其敏對將老告歸除衢州別駕尋改
台州余聞是語膾炙服膺至今弗忘暨後判官君提舉
浙江儒學余出寓錢塘屢得親炙論議而想見其先公
光儀判官君既沒之十有五年余佐分省署鄞君從子
子章由教官辟浙右肅政廉訪掾以事來覲雍和謙退
質直有守持憲不阿為上官所敬信諗能守其家法因
又念夫提學君之如在也去年冬秩滿銓衡復署台州
教授台鄉郡也昔之牧守者以得典鄉郡為榮蓋郡官

甚重有二上焉司牧民命所繫下焉司教風化人才之
橐鑰今子章三世皆仕於其鄉政教休戚往者既熟聞
樂道則來者方有望其優為豈直閭里之榮而已哉於
其行闔諸餞者來徵贈言余告之曰台鄉禮義之邦大
夫士淵藪人才如爾祖爾父者彬彬輩出衣冠文獻詩
書典刑他鄉所取則子章久行在外今而歸掌鄉校見
諸耆老成人則皆吾祖之友吾父之執所當敬也見其
子弟俊髦則皆吾鄉之彥吾黨之徒所當作養造就也

矧今時艱文弊四郊多壘而吾鄉之俎豆司存尚然鄒
魯坐臯比進諸生論道講經當益力而弗懈怠也舍是
三者余無以為言矣將見贊中興成禮樂獨不有賴於
斯者歟子慎勗之母廢余言至正二十有二年夏六月
初吉同郡劉仁本書

送物元臯上人序

至正二十有二年春江浙省大丞相領宣政院事檄舊
住錢塘西林物元臯上人主越之圓通寺時上人在靈

源山中適余過餘姚方外交朱景純來徵言曰物元赴命幸公作一轉語以啓行李又曰物元精於梵書甚明宗旨學出於息菴茲公又出於方岳則公當時領袖爰有湛堂澄公者究竟宗乘為時宿德四方來學者衆叢林中尤所畏服而物元多參受印者故其祖息菴以物元有得於湛堂之底蘊乃命為之嗣若其後來出世振揚祖教惟物元為得湛堂正傳而不下於無極源繼絕宗者也噫余嘗至正二十年夏督旅道經明真寺訪支

許舊迹寺西偏林壑尤美傑閣挺然松筠之表牙籤錦
軸雜然前陳儒釋之典積萬餘卷有偉一僧具足十相
方坐觀室寂乎不動五時八教心迹俱空無有滯礙退
而與客作禮焚香淪茗花陰竹影行雲流水灑然空翠
間客亦坐忘及問詰而知其為物元也因示其所作五
言詩多清適古淡得陶靖節體又出山中十一詠因俾
余其二既去後則又來赴余續蘭亭之會于祕園湖上
尋益交往不輟蓋其由儒逃墨而不忘乎儒亦豈昌黎

所謂聰明識道理者而與余夙有支許之舊文字之契
乎今而為圓通領袖圓通奉東海大士傳天台衣鉢為
越上教首物元之主茲席也凡宗門之演說教乘之闡
揚踞獅子坐一揮麈尾而戶外之屨常滿者物元蓋優
為之余復奚言獨惜夫時世孔艱斯道方晦彼邪魔妖
障紛拏雜出幾何而不淪於惡趣者必有假於外護物
元其審諸世法矣然在我者既虛明寂定則夫塵埃渣
滓亦將隨化而遷抑又何尤是年夏四月初吉天台劉

仁本序

送大璞玘上人序

佛宗有三曰禪曰教曰律禪尚虛寂律嚴戒行而教則
通經釋典作其筌蹄者也自入中國歷代以來三宗之
傳齊驅並駕至我朝世皇因嘉木楊喇勒智來希旨陞
教居禪之右別賜茜衣以旌異之實予其能講說義文
修明宗旨也始天台顓法師判釋迦如來四十九年說
法以五時八教罄其玄妙施化弟子循循誘進由教而

入故今宗門以教為重往歲絕宗繼公法師承緒天台
座下三弟子曰玘大璞曰乘大車曰煇大明皆甚深妙
義而造最上乘者大明大車俱應世出又能與其徒振
作宗風獨大璞屢辟不就屢屈不起蓋其胸中灼有所
見曰吾斯之未能信而出處非可苟也乃今至正二十
有二年奉丞相檄文主越之雍熙席雍熙為雲門六寺
之一地有若耶溪長松樹斑斑古仙佛蹟為越中最勝
刹或曰雍熙自罹兵燹以來鄉者青鞋布襪之具悉為

瓦礫煨燼之餘大璞不於往日具眼乃獨當離亂末劫
而一出何耶噫是孰知大璞之志哉夫佛法流入東土
當承平富庶之時無盲風疾雨歲年豐樂蓮社盛行人
人有見佛之念而在在為彼岸之皈大璞於此時出世
則亦混乎衆人耳不有盤錯不成利器不有久屈不能
大伸故三年不飛鳴者必將驚人而冲天矧今喪亂之
餘奔崩之際佛法陵遲刹塵凋落耆師宿德間一二栖
息於干戈風塵之表喑鳴鉗默僅足自免求能以提倡

表率後進作成來學不可多得大璞故於此時而一出
蓋閔夫宗緒之將墜吾道之不行思有以振起之所謂
存什一於千百而拯毫芒於炎烈者也若夫炫境界之
莊嚴夸金碧之煥耀從事土木以侈觀瞻以駭世俗以
成外物而不究竟夫三昧宗旨十六觀法華嚴塵苑方
等般若法華與夫頓漸祕密藏通別圓之義漫為演說
者非大璞所知也騎牛野人趙德純來求余序固識大
璞嘗為作明白閣詩知其人矣故書以餞之天台劉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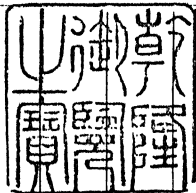
本序

送陸德陽攝東湖書院序

由鄞城東行四十里為東錢湖湖之山水清妍人物秀
朗有精舍一區始陸氏建以祀考亭朱夫子者也未得
請額於朝姑因其地望表為東湖書院自舊為詩書禮
樂之鄉文獻衣冠之萃人有士君子之行故陸氏之先
慕道樂義割田置廟奉祀設教以其未得命而祠官之
位虛率以他職來攝故其間有賢有愚或久或暫不能

以稱厥事焉至正壬寅南陽馬君易之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於家起攝書院事既逾年而北上於是院之主領者又闕矣時則郡侯丘君彥村諗於郡庠曰今攝東湖者宜得慎修敬事老成之士莫錢唐陸君德陽若也德陽才華富茂踐履敦篤使其居攝庶其有成衆論避之遂屈以往德陽行矣天台劉仁本相之曰昔易之在攝余聞其能為書院振勵如創光進思始二祠招諸生擇訓迪嚴釋菜禮皆忠厚於其事者也蓋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矧君以明經貢士嘗歷西湖書院及教授
餘姚此皆以學行著聞為時儀表而賢過之故不逃乎
論薦而斯文之典刑在茲學校之教養有托矣君行其
已驗之規往率方來之士吾見東湖之人習詩書申孝
悌經明行修振策天府者必曰先生之教云衆咸歌詩
以餞余并賦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羽庭集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謄錄副貢生_臣杭光晉

欽定四庫全書

羽庭集卷六

元 劉仁本 撰

記

梅南書隱記

俞氏之居有大梅樹不審其歲年樛曲偃蹇蒼蘚鱗皴
殆石湖先生所謂古梅者乎當梅之南偏用中者築室
四楹為讀書地題之曰梅南書隱以圖來謁記於天台
劉仁本為之記曰梅擅植物之最大江以南在在有之

其生甚廣其發甚茂而亦多所表著獨盤根錯節賦形
奇怪碩大而邃古者為難得當萬彙歸根衆芳搖脫雪
霜貿貿歲寒之頃彼方以冰姿玉骨蓓蕾蘊蘊發春意
於天地之先回陽和於冰霰之集名魁百卉之上而凡
枝之南向者發達尤甚此無他一陽初復日行南至而
獨先得夫所同然者爾猶人之生姿稟不同而聖賢為
天民之先覺也故君子有取焉宜其築室以居可以讀
書而聞道況其歲月之久風霜之歷韻格之高蒼然而

質毅然而色可樂可玩可與松竹為友可為吾讀書之
助君子讀其書則有得傳說和羹之論而期鼎鼎之功
玩諸易則有識羣陰剝落而復見天地之心詠於詩則
又足得性情之正而可以托物起興況其滋植得非我
先世先人之手澤存乎愛之而闢居庶其不墜先德而
異乎蓮菊蘭桂之屬矣俞族世居上虞嵩城里朱夫子
過化之地余嘗為時中者記授經堂矣今而復為用中
記書隱彼皆能潛心經史徵德考業何俞氏子孫之多

好學也故樂為之書

履齋記

鄆治之地城西北隅土區燥剛隱然起伏河流襟帶豐
植扶疎林樾茂美有蓮沼焉有石甃焉有棟薨焉花香
竹影之交加無鹽氛野馬之馳驚斯為城市山林矣此
故宋吏部侍郎高公之竹嶼今為倪仲權氏所居也仲
權雅志讀書家藏萬卷余故每喜過之迺一日導入其
輿圖書在床素弦在壁壺矢在旁瓢杓在縣館賓在席

清陰幽芬游鱗出泳好鳥和鳴主人命客酌酒賦詩既而視其扁則刻番易周君伯溫篆書履齋二字又揭鄉人程君端禮所製處士墓銘墨本一通仲權作而進曰予小子輿不敢自暇自逸荒棄先人之舊業先人諱某字濟亨因取易澤下乾上之繇號曰履齋延士樂賓衣冠俎豆無虛日凡朋偶之往來親戚之情話騷人墨客吟詠相接詩賦辭章動盈籤軸獨未有為之記文者余不幸在齟齬而先人謝世又不敏不克繼先人之志今

則徒不能一日忘先人之手澤耳故必灑掃起居修葺
補治想其音容見其顏色而先人之故交猶有存者況
於敝廬之在焉敢請記之嗚呼夫履之為卦其貞兌也
其悔乾也君子審上天下澤而上下之分以辨使民之
心志以定後姬文重易繫彖特序九卦以濟民行以處
憂患凡三言之皆始於履曰履德之基也又曰履和而
至履以和行余請繹儒先之訓詁履者禮也履說而應
乎乾履於和者也君子非禮無履欲崇其德必謹諸禮

矧和為禮之用節為禮之體和而不至於流徇物節而
不和禮不行矣此反身修德之事文王豈欺予哉子之
先子其有見於斯乎余聞其平昔踐履端恪動必以禮
處事和平樂施及物義方教子蘭玉森行構水竹之居
以適釣游之趣四時花木風煙月露焚香鼓琴浩歌長
嘯巖壑丰標靜幽恬雅樂善不倦益又得夫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之義誌墓者媿美於仲長統其得之矣考祥
旋吉慶及其肩也宜哉今子之居是齋誦詩讀書手澤

存焉而又能歲時會集不忘先志禮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則所謂履者思履夫先人之素履始終不越乎禮也君蒿芴蠻抑或感於斯文於是乎記

隱齋記

浙河之右常熟之區言游之宅里曰琴川而又當于鳳凰虞山尚湖之勝者有花林焉鄒氏族居蓋二百祀矣

至正乙未淮夷亂作蔓入其鄉鄒之父兄子弟聚義則
若干人挾弓矢器械以禦寇官軍得之為鄉導而伯祥
者實當先驅躬擐甲胄率領士馬屢進屢捷寇為之卻
國家既行宥典招徠安集而伯祥之勞亦在賞格初命
為瑞安州貳再命為寧國別駕居無何謀治別室為休
息所扁曰尚隱介友人胡舜咨屬余文嗚呼當搏力殲
猝隸鏖掀撤之頃政風雲叱咤奔赴之期士方有為勲
名顯達者皆自甦鑒執戟致身將帥矧嘗以武略成事

而廼志尚於隱何耶蓋向之所為者時也勢也不得已也非素志也又功名遂身退者天之道也所謂尚隱或在茲乎昔陶靖節當晉宋之交為彭澤令八十日棄而隱居彼五斗折腰督郵之辱誠不若葛巾漉酒采菊見南山之為高也龐德公釋耕壠上妻子前耘視劉景升之浮沉富貴不啻土苴兒曹豚犬曾不如遺安子孫之賢也李愿有言曰伺候公卿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處污穢觸刑辟僥倖老死而後止賢不肖何如也夫仕路

宦鞅馳逐聲利荆管塹埃一旦車顛馬踣則失勢千丈
安知今日之榮不為異日之辱哉不虞之譽求全之毀
孰隱為尚而鄒君有見乎此余亦有隱志久矣將返初
服重為辭以招之曰漢留侯終赤松子之遊棄人間事
而又何求逃名讓爵延陵季子之丘吾將與爾逍遙夷
猶鷗夷子皮浮舟潏潏彼仕而隱志斯可尚盍歸乎來
吾將與爾優游乎琴川之上鑑湖載酒香山結社角巾
歸第午橋綠野彼方厭榮謝寵而又何有乎安車駟馬

吾其與爾徜徉考槃花林之下於是舜谷憚而興俯而
謝憑悲几召子墨刺書而退

松溪漁隱記

台之黃巖邑稽地志舊為永寧鎮西行六十里所有浸
曰寧溪即其始封之山川也而發源來自黃巖絕壑間
澄澗清澗驚湍激瀨注于寧溪始羣山緣走屏翳溪上
植產多松杉筠竹大姓王氏自五季時聚族居之迄今
踰四百年矣其支曰松溪者又因松以別號也余往歲

涉茲地見王氏有彥機者側身修行居溪之南顏所居
曰松溪漁隱以自佚處其西北之巖如雙魚狀者隱然
跳躍鰭鬣呈露而五馬之峰自天而下若飲于溪上而
立諸岸澍又仙人吹簫之臺巋然東出小阜牽聯如龜
如鼉如走如伏溪流縈遶為巨潭相傳常有麋鹿夾
遊來飲故名之曰鹿鳴潭他諸勝景晴嵐翠靄水竹風
烟悉為漁隱之逢迎揮霍余時以公事奔走頗厭塵煩
而竊歆夫漁隱之有得也既而舍去及來鄞署寧溪之

山水未始不作于懷屬彥機遠訪徵記且言曰吾先祖
南峰先生在宋擢科累仕知高郵軍事嘗棄官歸隱作
南峰書樓教子誦讀入於國朝用劉趙二學士論薦兩
召不起終身遯世逮我末胄命與時違不樂仕進故不
忘先世遺德則有先人之舊居可葺隱居求志承先教
也是以即地為隱放浪形骸彼居山藪者得以樵名某
水某丘吾有取於漁以自樂焉當水初生野航一葦薰
風自南柳陰荷外輕竿直鉤溪翁野友往來徜徉鱸膾

潑潑可烹可膾呼酒浩歌放情自得豈必待張翰之蓴
鱸披雪蓑於江上而後為漁隱也子善命辭即所嘗覽
者幸以命我我且還矣嗟夫昔之隱君逋客高尚其事
長往不返故能逃名宇宙棲身巖谷山巔水涯韜光晦
迹若沮溺之隱於耕丈人之隱於篠司馬李主之隱於
卜筮商山之茹芝柴桑之採菊青門之種瓜龐德公之
不入城府嚴子陵之釣於桐江李愿之歸太行盤谷彼
皆絕俗超世清風高致迹雖深隱肥遯而千載之下名

益以顯後人企慕罔能踵其躅者子以簪纓之系詩禮之淑且讀書致用四方紛擾顧乃不為行道濟時計而飄然遯去寓迹乎漁其亦果哉難矣若將為子陵之歸乎將為磻溪之業乎將天隨玄真之侶乎將擊楫鼓枻歌滄浪以終其身者乎吾皆不得而知也抑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仁義為鈎餌投之天地間而萬物皆吾有吾以適吾適而已而又何滯於隱乎於是彥機有繹余言喟然歎曰命之矣書為記

寄傲軒記

余宗餘姚劉彥方氏隱居自放築軒龍泉山之陰園以
花竹四時之植琴書醕茗之具顏之曰寄傲求文於余
余詰之曰昔靖節處士陶淵明當晉宋之交為彭澤令
在官八十日假去就於督郵即棄榮歸隱葛巾野服吟
詩縱酒逍遙佚樂自謂羲皇上人作歸去來辭以自見
辭有曰倚南窻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蓋表其志之無
他而知自足也知足故身不辱無他故志不降可以絕

俗傲世保身全節爾今非有官守之可去也非能縱酒
忘形以自得也又非能遠塵俗絕世事以自高亢也顧
乃撫淵明寄傲以名軒將傲世之功名富貴乎將傲王
公大人之軒裳鼎組乎抑將傲雲烟泉石徜徉夷猶萬
物之外乎方營此以容膝又值余被戎事來塵沙鋒鏑
假榻軒下爾將不得以寄傲矣何居應之曰人生穹壤
間有自然之樂樂吾樂以及人之樂者非淵明而獨異
也仰以事俯以育安吾常守吾分園池亭榭之蕭爽花

木竹石之可娛漁樵麋鹿之往還圖史琴鶴之可適倚
窻而南見龍泉靈緒之山焚香煑茗四時消遣豈必棄
官遺世掉臂王公脫迹車馬而後可言寄傲乎雖然吾
亦將俗慮之不汨勢利之不知桎梏廉隅之不加惟適
之從取自足而已若吾鄉子陵先生凌轢萬乘傲倪乾
坤清節遺風照耀今古桑梓敬止高山仰止不敢有辱
又豈敢有負於淵明乎此吾名軒之意也當干戈紛擾
衆方有為奔走先後以赴功名之會者戰兢危慄夕息

靡遑回視吾之寄傲則風月稍閒暇而頗自得焉君之
假吾軒也即亦不能自逃乎寄傲之地爾非其才之罪
也余既聞而韙之於是丹丘赤城石橋流水日往來于
胷臆間而凡所不敏者不敢以告人姑為書此而記之
天台劉仁本書

鈍庵記

鄉故戴石屏先生有詩名以儒業傳家系有穎仲氏妙
齡英發愛讀書由從征勲擢鄮郡通守甚懼弗勝因其

名為銳扁退食之居曰鈍庵以自警飭訪余記言余謂
鈍者銳之反對子名銳而號鈍其得西門豹患急佩韋
之義歟且人之性姿敏銳神機便捷者鮮不恃其智力
馳騁其聰明貪高騖遠躡等躁進忽焉作輟寵辱若驚
猶溝澮之集易盈易涸故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蓋馬之
泛駕士之跖弛卒不可以成功曷若魯鈍自持力學以
進惟日孜孜業精于勤勉焉弗怠庶幾成德如顏之愚
而足以發曾之魯而竟得之今以子質之敏銳若刃發

劓操刀必割顧乃斂其錯鏑奮其淬礪挫其鋒鋌韜其
光燄忘其捷急慎其封守持其木訥規行而矩步從容
而不迫將老成若遲鈍重厚若不及者耶將窺不疾而
速之機蹈不行而至之地以求入於聖賢之域者耶視
夸多鬪靡乘銳氣以爭雄角勝負而競豪末者邈然無
有方索居兀處固顓蒙之扃鑄奠塊樸之櫛楹持混沌
之質而飲淳龐之粹抱真守拙而返乎太古之常為熙
熙皞皞之歸其真吉士哉世同溷濁若鏤錙之鈍鉛刀

之銘吾又皆不得而知也吾知宅吾庵而已是為記

約庵記

昔吾友臨海于舜道氏講春秋三傳于吾邑邑子王起潛實從之學得其要領既而舜道膺浙省魁薦登春官上第出宦途起潛遂自討論于家復質疑于鄉之先生長者會科目廢終不以其學顯于時因所居之勝與山水清幽結庵遁處教其子弟將以淑諸後也舜道即去世余亦奔走塵鞅不及見者十餘年至正癸卯之歲留四

明起潛遠介其子汝言及秦貴初來請曰吾父自讀書時已識先生既懼世故弗樂仕進退而自修不敢侈泰自放服膺聖訓謂約而失之者鮮故作庵山谷間庵成而扁之曰約以自規警焉命求記文仁本不敢辭唯聖賢之言約者有二義曰要曰儉儉以處事要以審理孔子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蓋學既博而守得要故學不汙漫而動由規矩孟軻氏又云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此守約博施之道舍其田而耘人之田

比務博而不守約之病起潛究之熟矣姑置弗論至於
日居月諸動作事為必約以處之然禮與其奢也寧儉
嘗見輿馬之富宮室之美飲食珍羞之奉侈者過之約
者無有也服御之僭綺紈之習矜夸聲色之街縱者安
之約者弗為也彼驕奢淫佚般樂怠傲若固有之一旦
菑害隨至車奔蹄蹶家傾室毀塵粉塗地甚至覆業棄
祀子孫不保而向之約者益恬然自得焉故約以居官
則儉乃廉慎之本約以訓子孫則儉為清白之基起潛

富于學而措于事博而求之不一之理融會貫通至一之歸既不為誇多鬪靡而又能敦本抑末不偏主於儉而務得其要則可與言約矣若夫徒為務約而或儉不中禮者吾又無取焉書為之記

陝西邠州新平縣奉恩寺開山偉公行業記

淨慧明辯弘教大師延吉祥以至正二十有三年閏月奉太尉開府江浙行中書省左丞相喀喇公命現觀音大士相于東海補怛落迦山遇諸四明驛邸一日忽函

香持狀起而作禮曰先師普覺玄悟大師大方偉公實
為陝西邠州新平縣奉恩寺開山住持化去將十年矣
弟子忝承法嗣行住坐卧欲報師德求紀行業以垂後
觀而未遇作者今幸遭先生于茲敢請仁本固辭弗獲
維佛法始自西方流入中土由達磨以降多生偉人聿
興其教白馬馱經金剛祕密歷劫以來闢陝以西東延
震旦稱揚最盛暨于我朝愈加崇信又逾陝西將數千
里深入其地拔其尤尊為國師譯其語刊為國字流通

其法設為講筵黻毳帽紺首赭衣出入禁闥充斥掖
庭王公大臣摩頂授記傾金委貲以布施力為國祝釐
是以轍環所至創建祠宇比比皆然不以為異此新平
縣新作奉恩寺始於偉公者自來也按公諱宗偉號大
方俗姓陳氏縣之宜祿社人生而超邁穎脫諸子中性
沉毅相端莊語不妄發雅愛閒靜年十六辭父母求出
家投禮昭仁寺璨公和尚為師又三年始受沙彌具戒
通明宗旨日以精進先是州之尹文顯焦君與璨公善

粵大德三年春嘗施古基議建精藍聚集其徒弟子凡
九人語之曰檀信樂施我地將以宅我祖貽我子我孫
我老矣無能為也汝輩孰能為我尸之皆默然無答公
獨超班而出曰弟子誓當之遂領事結界首陝垣墉窟
地畚土獲銅圓三斛鐵皿數十小石碣上鐫曰奉聖寺
大觀年建得之踴躍贊歎自惟宋大觀至今大德凡二
百餘載廢而復興其我乎乃經乃營乃木乃石士庶力
役舉樂相之不浹月間自門祖堂自堂祖基已皆就緒

昔額奉聖今易為奉恩而公遂為開山祖師矣嗣歲寺
境內疫大起居無寧室公為梵語咒水遍詣門飲之皆
甦得不死者衆人益德之遇旱澇即有禱雨暘隨應邠
俗少舟車多蹇驢代步夜有盜寺之所畜者途遇神人
呵叱送還自歎於前公即戒而釋之而後無敢為盜者
人以為威慧所及也至正十五年正月八日跣趺示衆
曰吾平生無恙近得微疾殆諸報已除世緣將盡宜召
匠作木函當為我荼毗函既具即澡身更服唱衣授鉢

于左右侍者偃卧函内戒毋喧噪竟誦梵語稱歎佛號
數聲而絕得壽八十有八法臘六十有九度弟子一人
智延號齡峰者焦尹之孫即今師是也穎悟不羣游方
至京都以佛法贊祝皇祚上命為御前講師先住吳興
西余山大覺寺後住江東敬亭山廣教寺公有遺命曰
我不得與延訣後一年爾當歸擴我基業已而果然次
年三月智延奉旨伐香于崆峒山得還家拜師塔且為
增作佛殿僧堂方丈厨室若干楹以終其志於戲今浮

屠氏學宗有三坐禪縛者尚空玄習講解者滕口說持法律者又膠泥於小乘亦其後來末流之弊耳佛祖初傳以戒定慧為本不立文字明心見性是為得之今偉公之行業真如實際有可書者其亦異於其徒類遠矣延師不啻千里求文紀石以貽厥後非其能嗣而何將後之嗣延者又能審於此否乎姑塞其請書為之記

尚志齋記

士之生斯世也位未至于公卿大夫業不為農工商賈

若無所事者則何居惟尚其志而已尚其志所以為公卿大夫之事者又惟仁與義而已昔者齊宣王之子以士何事問諸孟軻氏孟軻氏應之曰尚志夫志者心之所之尚則高尚之謂也志之高尚而凡士之事皆由此出以之行仁義而仁義充以之明道德而道德立以之成天下之庶務而庶務正一皆心之酬酢變化者為志之所之君子得不尚其志哉蓋孟軻氏當春秋戰國之世患道不明士習卑陋詐術從橫功利是尚人心溺塾

所趨日下思欲拯而救之故惓惓以尚志為說所以正人心淑士類垂訓立言百世之下至今為士者賴之越上虞潘鎬子京士族也美姿質貞志氣識趣超邁好學讀書求師問道謂功之崇在志業之廣在勤嘗聞進修之所扁曰尚志齋因吾友朱伯言父請規誦之文著為壁記吾聞孔子聖人也其進德之序則自十五而志于學始其訓人之詞蓋曰志于道又曰士志于道又曰苟志于仁矣凡此言志者皆主于心然方寸之虛靈不昧

萬里昭融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心之所之者皆高
明正大之域道德仁義之事即君子所尚者也今且為
學學莫先于立志志苟尚矣異日為公卿大夫以行修
齊治平之學又豈外夫道德仁義而為事乎子京學為
孔子孟子者也請細繹其訓旨以命之若曰志于功名
志于富貴而反累其心者不得以為言矣矧今奔走喪
亂聲利沉酣滔滔忘返而有如子京之尚志自拔于流
俗者幾何吾寧不忻懌鼓舞而樂為之表著哉故書以

勗之

葺齋記

會稽胡舜咨氏來四明治其僑舍命之曰葺齋蓋效魯叔孫昭子之在晉所館雖一日必葺之義也劉子曰夫善居室者莫衛公子荊若也自其始有之合少有之美以至富有之完皆曰苟而已魯尼父有取而門弟子記之釋者謂苟聊且粗略之意蓋善荊無速成盡美之患能不以外物為心累故也然而穹室熏鼠塞向墜戶者

亦在於一日感發二日票烈之時固未嘗旦而葺之也畫于茆宵索綯亟其成屋其始播百穀者又不暇於日有所葺也彼叔孫列國之陪臣羈孤之逆旅風雨簷楹拘攣困踣無所用其心故日以葺治墻屋為事而子何慕之有且子方修行積學遭時艱亂離奔走行李崎嶇牢落吳越之交向嘗匿慈溪驛騎山中作室兩楹艾夷蕪穢補綴松蘿黔突坐席未幾而又挈家而南舍館城闕求諸友生講明義理淑諸見聞將葺其身葺其學

俾無時間斷無事苟且顛沛造次期必如是而已詎以
物累苦心役若身而從事於外者耶抑聞君子居高明
正大之域必造詣大學之戶庭中庸之閫奧自灑掃應
對進退威儀動止與暗室屋漏齋居慎獨之頃假日新
而又日新之功修焉葺焉庶幾闢數仞之宮牆見宗廟
室家百官之盛諗子之志其在茲矣豈索居離羣藩牆
限閼區區一室之足云乎不然一畝之宮環堵之室逢
掖章甫席上之珍稽經博史葺仁義道德之廉隅構禮

樂文章之堂陞將居天下之廣居以措治平之基業樂則行憂則違又豈事垣墉櫺斲修飾之末而謂華門圭窬桑樞甕牖之或詘其志哉於是舜咨憚然起謝曰昔者陳蕃有言丈夫處世安事一室今雖旅邸曷月遄歸即有先人之敝廬在吾將葺焉誦其詩讀其書優游宇宙以俟乎命者予幸教我敢不是膺請書為記

定海縣真修寺事蹟記

四明為三佛地多寶坊蘭若三宗鼎列而律最微者在

僧為難能故也亡祖薙髮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蘇州
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而說戒乃中
天多羅律師焉蓋凡得度為緇侶者必先嚴之以戒而
範之以律防微杜漸閑邪黜偽然後入諸宗門以永慧
命則夫律者非梵家之規獲學佛之筌蹄也耶定海縣
門浦雷峰山真修寺實宋慶厯年新羅僧所創初為甲
乙之傳後嗣匪良欺誕日滋紛紜訟訴遂更定為律以
律師偕公倡始開宗更之誠是也審律則精進慎修悉

蹈準繩無觸妄憎慢之愆矣其廢興顛末具有前集英
殿進士舒公岳祥撰誌在既更化植者傾固者圯壯麗
者日益彫落莫或繕營至正二年冬明義律師由公舉
奉宣政檄來主席師嘗住城之景福院能經理廢弛興
復舊觀及至是則徘徊顧瞻愀然慨歎發大願心誓與
寺始終作久住法出其衣鉢以饒贖田之資運其智力
以歸舊侵之業重建佛殿增置大士祠宇山門廊廡丈
室庖庫燦然一新絕長補短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百廢

具舉塑挺像設與夫莊嚴之具歷十六寒暑而洪纖畢備
矣寺居海壖道通昌國禮補陀者一葦可杭朝發夕至
故往來雲水宿食如歸延譽日隆至正十有七年領宣
政事大丞相復署師尸同邑之總持分省留之不可師
遂以其徒景誠補席而適總持乃為之建丈室葺寶殿
事就緒退而謝病復歸其修治別室於西偏扁曰西居
茹素一衲若將終身自其參方出世資力萃於真修足
為一代祖儀者懼往而泯也景誠與徒衆持狀謁文勒

石以詔後來於戲浮屠氏雖以虛無寂滅為宗然日用
常行食息起居未嘗不與人等談玄說妙率皆講幻吾
未見其有真悟超覺也自夫持律者觀之則猶倣吾儒
之禮樂法度焉今明師不于禪于教而于律守其法度
故克主三剎所以興廢墜繼宗乘人信之而不妄者由
其能精嚴戒律習諸儀範皆實際也苟其學徒毋替師
命遵循法度之中不為跌宕以廢能事吾見真修之有
永也必矣書為之記

奉化州儒學重修尊經閣記

名閣以尊經于以尊聖人之道也道在六經猶日星炳
麗蟠天地亘古今百姓由之而不知聖賢傳授而不泯
故即心為道吐辭為經經者常也日用彛倫之載籍是
也自六經既燬聖賢不作異端並起處士橫議大道隱
淪不有表著而尊崇之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此儒
者之教行道必自尊經始也尊經也者尊斯道也章句
簡冊云乎哉鄞之奉化州舊為縣縣有儒學在東北隅

半里許既陞州延祐末廣平馬侯稱德來為守拓廓之
始作尊經閣十六楹于論堂之後後四十年為至正二
十一年春三月海颶大作而閣仆矣越明年春二月知
州李侯樞進諸儒諗舊址議重建乃構材鳩工舉勝其
任植以二十有四楹周章葢覆傑然突兀計其崇八十
尺有奇廣稱是深半之雖規模仍舊而宏麗視昔有加
焉扉垣戶牖板壁馳道闌楯塗墍未底于就會侯擢宥
府幕職解組去而州長馬侯元德以夏四月來蒞事尤

惓惓學宮顧前經閣有未脩者悉力營補於是始完既落成中設宣尼司寇像旁為庋笥者四藏舊所畜經書若干卷暨諸子史百家文帙閣底兩掖室右為徽國文公朱子祠左則祀鄉先生樓正議舒文靖王琅瑯數公此其梗槩本末也秋九月諸儒介前上虞縣學教諭陳子輦狀來請記噫嘻經學不修道之不明也久矣道不明則數日驟懼其驟則當有以振興之者我國家以明經取士闡修齊治平之學扶三綱五常之道亦豈賢知

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也禮樂將興迨未百年而或姦
宄寇攘俶擾天紀禍起中原枝蔓旁溢斯道雖暫晦然
未嘗不在民生日用彛倫間顧上之人何如耳今鄞海
一區桓桓保障詩書弦誦頽然鄒魯如二侯者皆經學
之士故能當世變而尊崇道德修明文事以勵人心傳
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尊經閣者其中興作極之基
歟而奉化於是乎可觀政也已書為記

廣元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四禪寮記

浮屠氏四禪寮之設考諸梵典未聞攸起獨廬山大覺
璉禪師始有作於阿育王山廣利寺蓋本諸四禪天之
義其說由初禪而至於四禪則三災既滅四大安穩萬
緣皆寂無相留碍得自在因故結寮居處以自宴息非
其碩大精微道德行業表著叢林者不敢以當斯榻蘇
端明稱道人璉逍遙自在言文而真行峻而通其旨妙
處與孔老合當宋仁宗皇祐初召對問答多所稱旨英
宗元祐間得請歸老茲山師嘗憫其教之日墮念學徒

罔進修之地作蒙堂於山中坐其資班參玄講道傳宗
闡教所謂果行育德以先覺覺後覺者凡在叢林慕而
效之仍別建寮設四榻延九峰韶佛國白參寥潛三公
者而自主其一此阿育王之四禪寮自璉公始而天下
寶方之有蒙堂亦始於育王也事與時遷像法或廢雪
窻光禪師實中興之既而化去至正十有七年性空達
師嗣而完之先是寺僧有感異夢而後遇師來主席謂
有宿緣者踰二年而人和道合乃訪璉公故事咨詢允

同相寺西偏得塋塏夷曠地授基掄材輸功運智闢屋
二百楹為禪宴之所齋庖悉備明窻淨几鉢衲森羅海
內清修之士在所慎擇者列而處之既又崇四禪之座
而復自為宰堵波於後置產田以規香燈未幾而又化
去繼席元虛照師能畢其志徒衆宗鏡宗遠又能弗替
其師命奔走贊襄於是煥然炳耀頎然突兀者具矣既
落成衆械持禮以狀來謁記於仁本惟阿育王名刹當
天下五山之一古佛舍利塔廟在焉所以具瞻儀表安

禪悅性者代不乏賢然而四禪之設乃獨至璉公而始興暨乎廢復前後又更三席而始就則夫肯堂肯構者甚艱難矣嗣業非艱得人為艱不知今居四禪復有如九峰佛國參寥者否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宴息之會席不徒設尚為大道之覺母忝爾祖羣蒙養正以成聖功庶幾前修之業不墜而今之繼志述事有足稱者豈惟安居悅禪而已哉衆皆作禮信受為記

趙仲穆丹青界畫記

客持繪軸來徵誌語者曰此鎮南王子之花木園池亭
臺館樹在維揚者吳興公子趙仲穆氏所圖也展睇則
丹青燦爛金碧炯如連甍矗棟玉甃琤欄菱荷楊柳之
婀娜雜以松篁佳卉之蒨蔥曲徑坳塘幽堤別塢遠近
參差瑰奇異態真若蓬萊三島澤國風烟似非塵世所
有水波搖漾闌干青瑣玻璃翡翠掩映交輝筆端造化
炫奪人心目況當時親即風景而遂其遊息衍樂乎余
思至正初元天下無事萬幾多暇九重穆清嘗有旨召

仲穆赴京采繪新作便殿臺閣意者道經維揚謁王子
見宮室苑囿之美悅而圖之今為人間所得耳嗚呼園
林臺沼富貴繁榮維揚為最若后土瓊花竹西歌吹九
曲迷樓二十四橋之風月皆天下奇絕也自中原盜起
干戈四出珠玉錦繡之區笙歌院宇之地悉化為烽烟
瓦礫凡諸形勝公子王孫所經營僧坊仙跡之幽雅騷
人墨客所遊覽品題者今不可得而復見矣此軸也何
仲穆英華之發點染之妙毫端尺素盡收其美尚惟什

襲以為他日隆平鑒誠或按圖而索駿非所敢知也姑誌之至正癸卯春二月天台劉仁本書

朋嶼舊隱記

朋嶼舊隱者鄉人秦思齊氏名所居室也在鄉邑西二十五里聖輿之陽地有山水之幽林塘之美而無塵囂俗韻之喧居無薨棟之隆樸斲之飭而有圖史几筵之雅思齊之言曰我始祖閩人自唐大順間徙台於今黃巖東江是也至宋紹興六世祖諸暨縣令又自東江徙

儀模嶺實卜其林泉深茂土壤衍沃子孫業者將二百
載及余承藉祖澤不絕如綫居有二山繇絡比隆連起
如肩之摩袂之屬猶朋儕之盍簪也朝夕顏面爽氣逼
人光浮几席若有得者余廼日召親故友生從事討論
或焚香而鼓琴或酌酒而賦詠或扶策而舒嘯幽篁雜
蒨野水孤雲聞伐木之丁丁聽鳥鳴之嚶嚶者為朋嶼
之所助也如邑之陳君兩峰李君知白陳君稼軒壹皆
碩士常造余相與為樂吾因親而師之者則鄭雲寬陳

愚嶼二先生也蓋亦有取於朋嶼之勝焉邇以兵侵旁作土全日溷有不能安厥止矣去之踰數里得窈僻處聖輿瑤峰之下居焉松蘿茅茨羣山戶牖流水階除四時之適若將終身茲又不能遠丘隴而忘先廬之舊食息夢寐往來宵臆間停雲之思猶幸故舊不遺如前日者仍扁曰朋嶼舊隱庶幾兩阜之半致神交志在吾無憾乎介其子貴初書來徵記劉仁本曰朋之名義至矣先王設教朋友居五常之一易云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夫兩澤相麗交孚浸潤互為滋溢蓋有取於水澤之象矣而有若山之朋偶者介然並立屹然相向翼然為助又如拱揖狀有箴規砥礪之道德不孤必有鄰君子又安得不取於斯乎況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止也物各有其所得其所而止則安今思齊之闢是室以居可謂於止知其所止矣誦詩讀書當企皋夔稷禹之大朋而講聖賢道德仁義之學施于有政豈終山澤之癯而已抑或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尚慎旃哉

書為記

慶元路玄妙觀重修道藏記

傳言蓬萊山為海中神仙會府幽經秘籙咸在焉自老
聃為周守藏吏為柱下史凡四方記言文書載籍悉歸
柱下此道家者流據茲故實而經藏所由始也故後漢
校書者有指東觀如老子之藏室道家之蓬萊山云夫
道書之妙無踰於道德經八十一章五十七百餘文其
大要以清虛為本卑退自持若曰衆皆有為而我獨遺

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
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挫其鋒解其紛和其光同
其塵是謂玄同者皆謙抑撝遜慈儉無為求全乎道而
已非如後世之洞章靈篆丹書寶籙琅函玉笈長生保
命之文超魂度死之篇詭秘寥閔遐哉邈矣遂失其真
然羽人高士又率以祠祝為職而禳禱醮祭之儀受釐
純嘏之託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有事於茲矣四明之
玄妙觀肇基於晉在唐為紫極宮宋為天慶觀徽宗始

賜經建藏其祖師王拙隱相攸於東廡間而管轄柯東
谷繕完之入國朝易今名繼有倭夷之災觀與藏俱燬
至大辛亥呂真師既謀興復首葺藏殿置輪機具像設
未幾而又漫漶剝落至正壬寅道士請于今司徒越國
夫人董氏出黃金三十兩白金二百兩米粟一百斛役
智巧之工嚴華麗之飾上刻經緯星宿之次為璇璣衡
表之運中函靈秘洞玄之章金科玉字之典挾以天龍
威勇之神紐以尻輪環轉之柱金碧焜耀驚心駭聽於

是太微紫清之境斗杓斡運之樞不違顏咫尺而凡人
以災眚告者啟其窳塞推轂蹈規左右旋轉揚鈴伐鐘
縈星步斗飈迴跂翼奔走鬼神變祲為祥避凶趨吉握
禍福機於一轉移之頃際天人感通之道於兩間精誠
盱眙豈欺我哉既集事住山卓君履一以狀來請記固
讓弗獲噫夫道藏之建為儲經書設也其名義當矣有
自來遠矣余奚假辭至於禳祓請禱之事必得其說斯
無惑益人稟天地之中以生順陰陽五行之氣以理日

月星辰所照臨風雨霜露所凌轢川嶽神祇所呵禁一
有災沴疾病困苦之加則存乎厭禳祈籲之典者亦人
情物理所必然也若宋景公用子韋悔禍之言而熒惑
為退三舍感應之道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祀帝矧
鬼神之事領之祠官則為黃冠師者齋明盛服祝辭致
告凡所以為民集禎祥治災異之具宜無所不用其誠
焉茲道藏之繕修雖云越國之求福其亦民心所共樂
成也歟始工於陽月初吉既畢於明年夏五月於是乎

記

定海縣興修儒學記

先王闡道以設教則惟學校之有作學校之政不修雖堯舜不能以為治此虞夏商周四代所以並皆立學而為後世法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吾孔子而大明惟孔子上承往聖以開來學作萬代帝王者師及其既歿有國有家咸宗敬而通祀之故自漢唐以降之君知尊孔子之道者猶必在學校以行其典禮如明帝

延師重傳臨雍養老太宗廣召名士增置生徒亦庶幾
矣暨我皇元治用儒術詔天下郡邑悉建學學有廟蓋
本之以教養而昭示其尊崇也凡郡邑之守若令祇承
德意致力學宮則於從政乎何有鄞之定海縣學舊在
治東實宋雍熙間主簿李齊始創紹興令章汝翼又徙
居東北半里所背負巨浸而挹江山地形雖斥鹵魚鹽而
人多俊秀詩書之習彬彬可尚嘉定令趙秘夫撥官產
復舊田以贍之自時厥後為令者若韓之創殿商之崇

堂崔之闢門無陳之大修繕備見祕書著作胡君剛中
文更化以來其規模視諸邑獨稱尤偉邇者海宇未寧
干戈蹂躪縣遭燹厄學與廟歸然獨存尋亦頗壞損至
正二十有一年冬馬侯元德為尹營修論堂日不暇給
未底于完代去繼之者今汪侯以敬也既謁事首以興
修為任授材庀工擇士視役匪惟一木石剔蠹圯而已
且能徹其隘陋之規更易位置之宜諗於學則揭論堂
中虛四楹為講席而穿東旁夾室以置經籍子史以樹

碑碣圖誌西旁夾室為先賢祠為新作祭器庫增構兩廡齋舍坐弟子員闢教官聽事于左廡後堂東隙地造神厨以潔牲饌廟則既易治其棟桷復嚴飾聖像暨諸配位皆倣曲阜舊制列戟為門疏泉為泮泮西築杏壇又其西祠文昌君凡此者視昔有加限閼區別於是學廟有倫翼然具瞻矣初營於至正二十又二年八月丙子資費取諸樂助者有差仍輟已稍以補不足越明年二月丁丑落成行釋奠禮既成教官包革與耆儒

等持狀謁記仁本曰昔者王政之施所以移風俗美教化審法度者有學校存焉雖治亂興衰歷千百世而學校之政不可一日廢也矧茲攘擾之餘人心既壞禮度不明激勵奮起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舍詩書弦誦之教衣冠俎豆之習將何以為感發之機哉汪侯者其知所本乎其能以文事為武備乎始定海人言侯旦望深衣幅巾升堂行禮率逢掖士召諸生親為講論道德性命禮樂之懿申以孝悌揖讓之義及政刑法度之詳未嘗

少懈或暇日亦然噫興修作養之本其在是歟豈丹雘
塗墍樸斲梓材之足云侯名汝懋由儒入官類多善政
故不敢過諸君之辭輒書為記

題跋

題白樂天竹窻詩墨迹

竹窻墨迹古色蒼然香山淨社尚友千年

題屈原漁父問荅圖

以諫去國義猶不忘道逢漁父鼓枻滄浪蘭芷蓼蕭鴟

鴉鳳凰彼蒙不知彼漁何讓嗚呼噫嘻湘水茫茫湘雲
滄滄先生之忠日月慘愴漁父之詞風烟跌宕蓋相與
頡頏乎宇宙之間瀟湘之上者夫豈畫師所能模倣三
復命騷悲歌慨慷懷哉千古忠魂馬往

題劉彥質所藏聖賢圖像

右伊尹而下聖賢肖像一十人錢唐蔡澤筆也三肅拜
觀恨不得身親見其道徳光華而徒仰慕於千百載之
下噫然而舜重瞳羽亦重瞳孔子乃貌似陽虎則又非

余所敢論也後學天台劉仁本敬題

題蘭棘竹石畫

猗歟幽人婉彼君子我心匪棘其直如砥

題鄭谷叟小像

幽幽兮青山白雲飄飄兮霞冠練裙胡縑涅之不染兮
黜陟之不聞彼奔走兮海王山君而我兮麋鹿與羣或
隴上兮釋耕與耘或春酒兮里社榆枌是為谷口之野
叟山中之廣文遺安之子孫

題莊周蝶夢圖

栩栩蘧蘧陶然太虛神遊物化夢耶非歟蛇蛻形蛻天
鳥淵魚其夢其覺逍遙恣睢殆物我兩忘造化蘧廬將
寥天一而又何有乎華胥

題范壽醉道圖

天地蘧廬風雲芻狗元氣冲和氤氲醇酎曾孫之晏千
日之酒有曳其服有翼其偶白鹿導前青牛歟後顏如
渥丹曲眉長爪其醉若頽其昏若黜余不知其為仙為

道為希夷為莊老為木公金母為陰陽之牝牡孰泄其

機閤公筆授

原註畫史云閤立本有作醉僧圖醉道圖傳世

題小景

長松落落白雲幽幽彼抱琴者逍遙夷猶

題馬易之遠遊卷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朋儕不忍其離別
作為歌詩贈言以張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圖畫聯篇巨
軸真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沂淮經雒訪古河朔感慨中

原之墟盤桓兩京之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
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什襲以歸則江淮之
難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
台鼎者有沉鬱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遁依
崑谷者有尚羈旅者有忠義死節凜乎若生者有陷身
逆賊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失有若是之不
齊耶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芷各具芳
馨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諦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

詩十五首各附題下并卷歸之異時當為馬氏青氍矣
天台劉仁本識

跋喀喇子山平章公瑞果卷

喀喇公舊第在京師有來禽生一蒂中岐而二之分結
二子復聯合為一體永嘉周朗圖為瑞果經筵檢討金
華王叔善甫跋之辭翰兼美客攜以徵余語余聞晉右
軍有求來禽帖謂其為佳果可致子當種之此帖今不
可見而叔善之書大似晉人丰度殊可愛也斯為瑞矣

寶之時癸卯正月天台劉仁本書

跋童氏族譜

自宗法既廢世系不明氏族不辨人有家乘可考者其族譜之謂乎蘇子曰一人之身分為至於塗人勢也幸亦至於塗人使無忽忘可也又曰觀吾之譜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今童師容氏所次族譜其先遠甚不可復考有自唐乾符間由睦徙台再徙黃巖逮今凡十有三世觀其所作五世圖者十有六各自為小宗則前作合族

大圖始於太常君者可為台之大宗歟禮弛樂壞士大夫能存宗法者幾家能具族譜者又幾家觀諸此因見童氏能明其系其族也且附載其先世嘉言善行及積功累德所以淑惠後人者居多又見童氏子孫之蕃衍碩大實出於斯詩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慚余冷衙獲締好于師源氏適以薄宦奔走異鄉與師章同寓因見示此編故為題其左方云時至正壬寅冬十月望書

跋四明奉化州陳節婦傳

陳節婦既嫁而不育不育而喪所天守節寡居者四十載不得有司之旌褒而遂歿歿後又十餘年編修馬君持其傳來徵余語嗚呼謂其不育而絕陳之後乎則有指腹之男在育之猶已出也謂其終歿而不得表其志節乎則有胡進士之信筆存焉余觀節婦事多矣未有若此之切實而著明者彼夫亡有子家裕業饒而稱守節以希寵其門閭斯不足貴也已

跋莊節先生諡議

按先生姓韓氏諱性字明善宋魏國忠獻王八世孫南渡後徙居越上遂為越人少孤讀書自樹不樂仕進以風節行義表率其鄉道學文章教授子弟用明經掇科通籍者衆死難如狀元高郵知府李公齊政事如西臺御史中丞王公本中南臺御史中丞遜都思月公彥明者皆先生導訓之力此諡則月公請于朝而得也先生為不死矣從孫諫鏤附家藏請誌

跋化刊維摩詰經疏文

至治間靈秘山息菴茲公嘗夢得文殊寶珠於是釋典
宗旨大通箋註維摩經三卷甚深妙義亦江淹夢筆羅
含吞羽之意也湛堂公赴召取以奏進古鼎公製為疏
引極元公書之賢叟天岸二公又樂成之將鋟梓以傳
既不果而諸公皆物故後四十二年為至正壬寅之歲
弟子興上人畢其師志持墨跡來求語余謂維摩詰所
說數萬言三十二菩薩解義真一大藏關鍵為道德筌
蹄何待重下注脚然豈直不刊之典耶故書偈曰如是

我觀諸佛子曾共靈山一會聞操戈更入維摩室同證
如來不二門

跋浙東僉憲劉彥常航海傳

余嘗一再拜命皆為海道防禦漕運官既涉舟楫出沒
風濤於靈妃神火之事屢親見之而凡漕舟之值險將
覆溺者禱叩如響卒獲免因觀張光弼氏傳宗人彥常
君航海之事母足為怪者昔跋男子婁師德未貴時嘗
渡江袁客師相其能濟合舟人垂死之命後位至宰相

今彥常涉海遇難獲神鬼之助得援者十有二人豈亦
或類於師德乎彥常操履篤實寬裕有容厚德君子也
為省郎為江東僉憲為御史臺幕職皆有令聞茲來按
治浙東出示此卷余固以師德之位期之於他日矣至
正癸卯閏月天台劉仁本跋

跋省齋記

翰林承旨河東張公為天台董君作省齋記辭嚴義正
綽有箴規吾觀子興在孔門以三者日省忠於人謀信

於交友與傳受習熟故卒悟一貫之旨今董君以希曾命名而因以省命齋其知所自治矣傳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於曾亦云然同郡劉仁本書

跋富鄭公與韓魏公手帖

竊觀此帖嘆古人不可及而人有希古人之意者則亦古人焉耳已富韓二公為宋治世名臣若韓公之盛業不居求出外郡富公猶拳拳以天下蒼生再起期之二公之審出處為不可及矣數百年後墨跡在人間者孰

不珍愛而秘藏之今大參危公既得而復畀其子孫以著二公相與之懿其忠厚乎曾謂古今人不同調也耶至正癸卯初夏天台劉仁本誌

跋家刊定武蘭亭帖後

繭紙玉石久已化去後來墨本摹刻者殆數百家展轉相尚徒事矜銜且復詭秘黃山谷云書家晚得定武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斯言甚當余嘗以戎事過山陰兵燹之餘古迹不可復得遂於餘姚州祕圖湖上作續蘭

亭會補晉人所缺詩篇訪得此本刻之則又存定武之
髣髴而差勝於他者爾匪求其異也學者論諸至正壬
寅夏天台劉仁本誌

跋黃氏夫人貞節傳

至正丙戌歲余吏閩海嘗夢弟德載為前母姨夫人夏
氏題門榜余誚其書不謹弟擲筆曰請兄自為之是時
夫人適黃丈已寡居守節廿餘年曾以夢告其子有猷
後十年始得有司舉明部使者考實上于朝又二年為

丁酉歲廷署余江浙省左右司都事命下適與夫人旌
寵之檄同在九月三日也州之官若吏率其父老子弟
以十二月六日立綽楔于宅里會分省遣余往視遂偕
御史趙琬齊揭名銜于扁右追憶前夢為之竦然噫感
應之理顯微無間人有懿行天實相之所以朕兆先見
于十數載前者益益堅夫人之志也今夫人年踰六袞
康健安適子有猷為省理問官有獎為郡博士怡愉色
養顧非天之報歟因讀李經略所述貞節傳輒用誌焉

傳

一笑居士傳

居士姓張氏名昱光弼其字也世為江右廬陵人性直
亮胷襟坦夷丰度出人表涉獵經傳子史為文章詩歌
綽有古風嗜酒愛賓客尊俎笑談終日無厭應事斟酌
決機敏捷故當亂世王侯將相爭羅致之居士度終不
可脫強受辟而出嘗一命為江南江北庸田經歷再命
為海北帥閫經歷為湖廣省員外郎及為江浙省員外

郎皆非其志也牒誦文法勾稽朱墨悉厭為之暇日獨
與山水琴書從事居常談性命仁義道德之學時人咸
謂其迂濶於事情以故發謀出意卒不與俗合而後來
言與事之驗者十八九居士歎曰世方混濁斷斷乎不
可以有為也已於是婆娑夷猶放情逸樂芒屨藜杖葛
巾野服或浩歌長嘯或酒酣譔笑無世累惟適之從人
有問之事者但一笑而已周流淮浙湖湘間在安慶時
與來錢塘多所交游日以暢飲文字相娛樂而未嘗出

口及時事兩寓地人皆扁其室為一笑爾後錢塘遭變失其故宅尋得敝居湫陋不治亦復以一笑顏之抑有取虎溪之三笑與夫幽棲碧山笑而不答之意也歟劉子云世衰道微人心趨下權謀術數從橫夸詐見用於世取功名富貴紛拏雜糅者皆是也居士乃欲志於道德以立身忘人之勢固不縱詭隨不脗流俗特立獨行全身保節則宜寓形宇宙寄傲一笑間也一笑之頃至樂存焉傳曰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居士之謂乎

李榮貴傳

榮貴字茂之性孝惆儻年三十居江陵府城中江陵今為中興路至正十有二年正月紅巾賊亂城陷榮貴負母鄭去城東七十里三汊逃避既至匿毋藪澤中復出求其骨肉道遇賊被執逼以還城時隣之蕭普四者言于賊酋謂榮貴為中書省宣使榮祖弟是為官軍即擒詣賊前置諸杻械劫以鋒刃裹以絳帛又帕其首令鼓噪從行榮貴強項不屈瞪目視賊罵曰國家何負于汝

汝何謂者而為寇逆一旦天兵勦捕汝將何逃賊惡聞其語批其頰毆其體罵愈急度終不可屈殺之剖腹剝心榮貴罵聲含糊不絕而死是年夏五月四川平章公統兵至其地賊潰城復其兄榮富獲普四送于官官訊其語得實殺普四以徇事聞于朝表其門曰忠義死節之門論曰荆湖亂起寇兵猖獗連十數城守臣備將武夫壯士匿身亡去比比皆然至有納地獻降委身事逆甘心不悔而慷慨死節乃獨見于閭巷之匹夫如李榮

貴者忠烈之氣凜然若生寧不媿當時之有官君子哉
孔子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信有矣夫

鄭節婦湯氏節孝傳

湯氏名某永嘉郡平陽邑白沙里人海道運糧千夫長
某女也幽靜有儀及笄而歸同鄉右族鄭瑞瑞之先閩
人五季時徙居儒立里自瑞祖武德君以上世授五品
漕運官湯生三子而瑞蚤世時年二十有七日夜號泣
屢絕乃甦鞠諸孤厲苦行以禮自防誓死無他暨諸孤

稍長嘗曰妾未亡人生不能與鄭為理顧夫死而殞其家聲是不天也當力教諸子以似以續庶詩禮之澤不墜妾得以見夫君於地下矣遂延擇名師訓迪諸子果有成在重慈下大父姑陳年登九袞湯侍養極甘旨朔望具冠帔從舅姑率妯娌羅拜堂下退又適舅姑所如前儀雖大寒暑不廢姑死繼姑黃氏晚年多病奉藥食益弗懈既而大父姑與舅姑相踵以歿喪在堂忽鄰災燎將及湯一切不顧其家業獨與子繞棺悲慟籲天願

身與俱焚火止過別舍人謂其孝感乃悉驚奩具私帑
營窀穴諸子奉襄事一遵古儀禮又平日好施賑急睦
親和其三黨食指數百內外無間辭寡居三十載迄今
年五十有六霜露晏如子瞻旭曦皆能孝養其鄉達大
理丘君子言然因嘉吾郡之有淑行也遂傳其事論曰
婦夫亡守節禮也俗衰風靡行露日微世祿之家鮮克
由禮若湯氏者能持婦道其貞吉哉拊棺止燎誠孝所
感當與漢蔡順媲美並稱也

夏永慶傳

東漢會稽上虞孝女曹娥自沈于江抱父屍以出後邑令度尚為文誄而廟祠之照映簡冊至今聞者興起四明去曹江僅五六舍至大四年夏氏子永慶涉千仞淵行萬里外為國家轉漕粟值父溺能奮身入水載父以浮得免而已力不支遂委死波濤中賢乎哉事頗與曹娥類前太史危公稱其一死而忠孝備者得矣獨不知能上而著之國典否當時有司不能為度尚者迄今

闕然悲夫永慶未有子且無兄弟父後生弟怡今為海道漕運萬夫長佩虎符以子禋嗣永慶庸非天報之歟
後五十一年為至正二十二年冬十月天台劉仁本識

